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法海卷九

詳校官編修_臣李堯棟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_臣范鏊

謄錄監生_臣劉澐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法海卷九

明 王志堅 撰

兵部奏姚州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駱賓王

尚書兵部臣聞北辰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
一統成聖人之業是知衣裘所會義有輯於殊鄰霜露
所均誠無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
一戎緩前禽者就日然則陳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而
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

勝殘雖事切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
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翠嫵以握圖憲紫微而正象玄
功不宰混太始以凝神至道無名佇華胥而得夢闡文
教以清中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
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反衝穿胃之域襲冠帶以
來王竒肱儋耳之酋奉正朔而請吏逆賊蒙儉和舍等
浮竹遺脣沉水餘苗邑殊禮樂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
者皇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左衽而被朝衣解推髻

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遂敢亂我天常變九
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攜七部以稽誅搔動邊疆寇攘州
縣是用三門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之地去月二十一日軍次三朶崑崙鎮前後捕得生口
知守捉山羌傍山連結十部蠻首徒五萬衆此山即南
郡中之巨防也岡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谿谷萬重南
極炎洲之境聳喬林而挿月陰兔有假道之標拔崇巖
以隱天陽鳥無迴翼之地峰危東馬路絕懸車賊據臨

岱之形乘建瓴之利徵風召雨蝟起蜂飛驅雜種以挺妖封狐千里肆沉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為制敵以權柔遠者理或存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必在於干戈於是廣布朝恩恭宣帝德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信重蠻貊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踰白馬之盟地接丹駝詞屢殫於喻蜀俗通槃瓠聲不輟於吠堯臣遣左三軍子總管寧遠將軍前守右驍騎萬安府長史折衝都尉上柱國劉會基率檢校果毅驍騎尉井陘縣

開國男劉玄暕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旆而設潛
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似出地中又遣右三軍
子總管明威將軍行右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奴
弗率左武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樣等涉南山之南
衝其要害之路又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右金吾衛翊府
左郎將上柱國孫仁感率衛尉府右果毅都尉王文雅
等陵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賊首領楊虔柳諾沒弄
諾覽斯等振螳螂之力拒轍當輪肆蚊蚋之羣彌山滿

谷劉會基高奴弗孫仁感等竝忠勤克著智略遠聞識
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雄劍視死無時彎弧
而兇黨土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苦沸鼎未窮梟首
之誅救死扶傷猶致析骸之請二十二日臣遣副總管
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騎翊府中郎將令狐智
通率右武衛良將壯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
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管內安撫副使朝議大夫使持
節守銀州刺史上柱國宜春縣開國李太志率前左武

衛靜初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國陳弘義等驅象犀之卒
乘地軸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嵩州都督
府長史上柱國梁待壁率守右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
尉閻文成等總投石拔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又遣
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敵金
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等率守左衛清官府左果毅
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縱金鉦而直進玄雲結陣影
密西郊赤堊揮鋒氣衝南斗颺煙塵而匝地白日為之

晝昏積氛侵以稽天蒼冥為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
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千里激流
膏而為泉似變萇弘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沉鼉令之
屍既而照盡高春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
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
日乘魚爛之危啟虵形之陣揚麾誓衆仗節訓兵一鼓
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失律罪無救於嚴誅五部材
雄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即墨之圍或家本秦人

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
鵬翼以揚威耀羣渠而賈勇澄氛廓祲回夏景以潰春
冰滅蹟掃塵若霜風之卷秋籜戰踰百里時歷三期前
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揚虔柳等殞
死行陣懸首旌門蒙儉和舍等委衆奔馳脫身挺險雖
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
寬宥昔魏成伐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纔通邛杖
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戎一戰而益獲

已擒再舉而哀牢授首斯顯皇威遠暢廟略遐宣奉玄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黃輿而闢地豈曰臣功無任慶快之誠謹遣某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條上

姚州在昆明之弄棟川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川人多姓姚故置姚州麟德中置都護府按賓王露布二篇考之高宗時皆無影響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駱賓王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建

木之鄉曲距大秦雜金莖而孕氣南通交趾枕銅柱以
為鄰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
妖水積炎氛山涵毒霧竹浮三節肇興外域之源木化
九隆頗為中國之患年將千祀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
追孟獲之風猶扇故三年疲衆徒聞定管之譏五月出
師未息渡瀘之役然則大人拯物上聖乘期法乾坤以
握樞體剛柔而建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網以勝殘
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靖亂伏惟皇帝陛下神摛

載玉出地軸以登皇道契書繩掩天紘而踐帝玄雲入
戶纂靈慶於丹陵蒼籙昇壇薦禎圖於翠渚垂衣裳以
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神昭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產
宣風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官致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
仁壽四神踐雪五老飛星君圓祥麟樂班文於先卉女
牀鳴鳳韻歸昌於帝梧四隤同文五風異色配林萬里
纔疏苑囿之基層城九重未浚池隍之域合璧照臨之
地候月歸琛大鑪覆載之所占風納賁蠢茲夷貊敢亂

天常橫赤燄以疏疆背朱提而設險石林萬仞巖邑千
重望秦阜以相傾峻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錯峙劒
門成一簣之峰自謂絕壤幽荒中外足以迷聲教憑深
負固江山可以逃靈誅殊不知玉弩垂芒涵水無九嬰
之沴瑤階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墟臣等謬以散材忝專
分閫白招乘候順秋帝以揚旌絳節臨邊通夜郎而解
辦自營開舊穴旆轉邛山峻岐折坂之危盡亡衿帶滇
池漏江之固曾失藩籬唯逆賊設蒙儉等未革狼心仍

懷承突陸梁放命旅拒偷安地接祠雞竟無心於改旦
山多神鹿終未息於擇音臣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
王杖鉞先德後刑弘聖澤於中孚緩天誅於大造庶南
薰解慍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音扣轅門而頓顙祝禽
疏網徒開三面之恩毒虺挺妖愈肆九頭之暴乃鳩集
餘衆蟻結穴徒儋耳椎髻之渠千里霧合鑿齒雕題之
孽一呼雲屯疊石菌以開營拒巖椒而峻壘崇巒切漢
若登藏寶之山絕壑憑霄似瞰封泥之谷去前月十七

日連營布陣據險揚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成響聲若雷霆縱蛇豕以為羣氣稽宇宙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遣銀州刺史李大志等驅躍景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舊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璧等領勁卒二千絕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餘等負霜威而直指掃雲陣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尸百里

蠻夷識天子之尊於是三略訓兵五申誓衆先登陷敵
唯標大樹之功後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三戶蜀
郡五丁氣擁玄雲精貫白日喑鳴則乾坤搖蕩呼吸則
海嶽沸騰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橫劔鋒而電
轉疑大火之西流刃接兵交洞胸達臆自辰踰午魚爛
土崩沸殘息於層峰更切守陴之哭積玄顱於重阜殆
成京觀之封唯賊帥夸千未悟傾巢之兆敢懷拒轍之
心猶率馬軍平川轉鬪驚塵亂起六合為之寢光殺氣

相稽四溟為之變色副總管李大志忠惟徇國義則忘
軀臨危而貞節愈明制敵而機謀獨遠丹誠自守雖九
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
搴旗而逆黨冰摧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鬪
似化廩君之魂窮鳥尚飛如驚杜宇之魄斬甲卒七千
餘級獲裝馬五千餘疋僵尸蔽地臨赤坂而非遙流血
灑途視丹徼而不遠首領和舍等竝計窮力屈面縛軍
門寬其萬死之誅弘以再生之路唯蒙儉脫身挺險委

命窮山顧巢穴以靡依延晷漏其何幾况妖徒革面荒
外非復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為敵國瞻言梟首指日
可期凡所歸降隨事招撫與之更始復其故業首丘懷
戀疑臨舊國之墟安堵知歸似入新豐之市然後班師
遯水振旅禺山建鴻業於武功暢玄猷於文教庶荒陬
襲中邦之禮邊疆息外寇之虞華人祝堯兆皇基於千
載夷歌頌漢美王澤於三章宜與夫天帝前星廣賜秦
公之冊坤元益地遙聞王母之圖蓋示有云曾何足紀

斯竝玄謀廣運妙略遐覃一戰而荒景肅清再鼓而邊隅底定宣臣等提干擐甲克全百勝之功杖節揚麾能通九變之策謁藁街而獻捷大帝成規聞杙杜以勞還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舊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壁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條上

雲谷雜記云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揭於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按袁

虎倚馬為桓溫作北伐露布賈洪為馬超作伐曹操
露布前此已有之豈書帛揭竿實自魏始耶

為河南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賊契丹等露布

張說

氣稜薄宵戎狄謀夏則武庫兵動中國有弧矢之威文
昌將飛邊城用金革之事蓋以式遏姦暴大庇黎人震
蠻蕩夷明罰耀武者也伏惟天策金輪神聖皇帝陛下
仁覆有截化行無外皇圖未臣之黨帝載不庭之俗罔
不依被聲教浸潤雍熙望雲向風密邇遐裔而契丹兇

醜奴隸餘苗非冒頓之雄族異單于之貴種徒以錯居
遠郡漸化平時田牧混於四毗貿遷通於三市戍人解
甲邊馬垂轡禽獸飽而忘恩蜂蠆養而恣毒敢孤亭育
自絕生成乃狼心干紀鴟誼竊發虐我邊吏覆我鎮軍
大棘殘於夷落孤竹淪於荒虛陛下震赫斯之怒授決
勝之符天地合謀鬼神助伐六狄舉國百蠻整衆運櫓
槍而掃除從列缺而焚蕩臣飲冰受斧指日揚麾雖謝
河間之學竊慕任城之勇誓將首冒鋒刃躬先士卒上

假神兵之威下定鬼方之罪凶醜狂悖素無大志因乘
便利扇動姦回去歲嘗師疑一軍之盡化今春輕敵見
三帥之不歸蟻聚寔繁豺狼益厲結山戎以四寇連島
夷而深入臣乃廣開形勢大振軍聲移告郡邑金湯固
守傳檄諸軍犄角相應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
杖鉞薊門作鎮燕國當要害之地挫犬羊之羣高壘深
溝臥舊營而不動山蛇雲鳥陣死地而無疑總管沙吒
忠義王伯禮安道買等兵臨易水使接桑河屏渠衝壯

士之髮雕騎識將軍之箭四面當敵九拒乘城御史大夫婁師德總管高再牟薛思行扞敵中山折衝分侮訓厲鷹揚之士輯穆震驚之師其餘部散校分離網別緒兵車星布巡太行而綴碣石介馬雲羅挾衡漳而連海浦山川積雨盡消胡騎之塵草木長風咸有王師之氣清邊士馬稍南驅而擁蹙神兵甲卒漸北逐以威臨但合圍而持重未輕挑而即戰重以藩臣默啜統率羣衆控弦逾於萬騎帶甲彌於千里長驅松漠掩集柳城巢

穴是空胎卵皆覆於時賊衆兵馬屯逼幽州聞其塞外
之敗懼有舟中之敵勢力外窘心服內乖建安郡王攸
宜蓄銳淵停乘機電發援桴作氣則山嶽動搖書箭一
飛則酋渠相滅兵纔接刃元兇授首春喉蔽野京觀起
於中州積甲成山組練收於外府雖本根斯拔已蕩滌
於一隅而餘蔓所滋尚聯延於數刻賊師何阿小等頑
凶是極奢僧為資授其署置肆行驅掠幽陵之下不知
首惡之已擒兩河之間仍謂遊魂之可恃士女遭其逼

脇軍城被其屠陷以殺戮為事戶積虔劉之悲以劫奪
為心家盈剝割之痛鹿城縣令李懷璧衣冠貴胄令長
崇班背我朝恩歸城狄寇潛脩甲杖輸以利器之資見
委兵權當其上將之任蠢茲狂亂暫同燎火言事剪除
方申沃雪臣乃盛兵刑趙塞井陘之隘命虎賁之將遏
其衝突之鋒長史唐奉一馳使洛魏據阿曹之津縱羽
林之雄挫其侵軼之勢臣又遣將軍總管忠武將軍行
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定陽郡開國公楊玄基押飛

騎營中郎將李鐸子總管雲麾將軍行玉鈐衛翊府中
郎將康國公阿史那毗伽子總管冠軍大將軍行左玉
鈐衛翊府中郎將宋拔延子總管冠軍大將軍行左金
吾衛府郎將迴鶻果別勅行人雲麾將軍康戡誕子總
管定遠將軍左威衛長李當義壯武將軍何義本子總
管忠武將軍何利深子總管壯武將軍俱羅惟淮宣威
將軍行左玉鈐衛翊府郎將蘇達侯斤度施子總管定
王府典軍成善威子總管押飛騎定遠將軍平原府左

果毅長上穆仙童子總管劉尚珪子總管渭川府左果
毅鹿思讓押飛騎左王鈐衛隊正長上賈楚珪左鷹揚
衛長上花匡鼎押飛騎李言忠押飛騎沮忠揚鎮副張
元敬押飛騎康景休押飛騎左監門衛司戈實九臯別
奏右武威衛長上楊仁爽左武威衛長上楊裔原州崇
岡鎮副康戍子右監門衛長上傳阿毛左監門衛長史
殷承範右衛長上王仁獎右衛執戟嚴弘琰右金吾衛
羅元讓潭州花石戍王蘇元暉前右武威衛長鄭嘉祥

左衛司戈鄭彥濤媯州威寧戍主崔思暕押步兵子總
管左玉鈴衛長上張忠儼別奏首領蘇農婆羅三品子
首領宋義本別奏游擊將軍左玉鈴衛宿衛哥咄施注
比別奏鄭思疾左衛潞州府果毅員外置同正阿史皎
子總管王城府檢校果毅任弘誓別奏檢校虞候任處
寂別奏裴光嗣等徇其東北又遣子總管游擊將軍王
鈴左司階伏羌縣開國男李弘顏子總管刑州司戶叅
軍飛鳥縣開國男常元楷子總管原州廣牧領將軍元

寂子總管右武衛員外置同正武元禮子總管前潞州
叅軍武其別出行人張景扶州刺史舊鎮副崔敬一右
武衛中郎將阿史德奉職右鷹威衛將軍業恤啜刺俟
斤右豹韜衛柔遠府長史長果毅吐火羅決斯右金吾
衛果毅執失守直右鷹揚郎將員外置同正阿所那左
玉鈐衛長上借緋金元濟東天竺國王子僧伽杖摩右
鷹揚衛郎將僕固郡骨支左金吾衛郎將阿康地具右
武衛威郎將東河察使左豹韜衛高城府長上果毅阿

史德伏魔支右玉鈐衛郎將路驢駒左金吾衛長上阿
史德伏魔支右玉鈐衛郎將路欲谷游擊將軍葛羅枝
延游擊將軍契必忒昆折衝都尉車臯施俟斤虔州猶
口鎮副白善德晉州仁壽府果毅侯義威子總管左武
威衛侯神城府果毅杜玄隱押後隊長上張德峻天官
常選王嵩常彥緯押千騎三交戍董玄景河州安喬戍
主王才龕別奏康玄寂押千騎隊楊待封前冀州堂陽
縣丞溫待禮別勅行人白君晉等略其西南或折衝其

前或乘蹻其後整貔貅之佐奮猛毅之倫長戟林迴高
旗雲繞賊黨晷窮漏急命窄途殫執無全支心投必死
之計以今月一日何阿小等帥不悛之旅擁脇從之衆
結聚數萬抗拒官軍自寅及午前後九陣玄基等竝鋒
鏑爭先戈鋌遞躍抗足而跣鮮卑之血塗地攘臂而扔
人蒸切因也烏丸之首積野摧同冰陷裂若山焚窮其子遺
無復唯類斬獲逆賊冀州三品大總管何阿小逆賊河
北道招慰大使冀州刺史馬行感逆賊冀州道副大總

管楊奉節逆賊冀州長吏王弘胤逆賊總管劉伏念逆賊十二衛大將軍見任鹿城縣令李懷璧逆賊信都縣令楊志寂總管胡六郎逆賊總管王知先逆賊帥馬明誓逆賊三品總管姬目等魁首巨蠹三百餘人所有戎羯憑陵殘毀之處臣皆宣布制旨撫集其人咸懷聖恩俱得復業羣凶既定冀方砥平二載逋誅一朝泯滅數州然毒俄爾清弭舞溢河冀歌達塞垣截風浪以息滄溟廓氛埃而覩白日卻穀何力敢推羣帥之勞叔向有

言實在明君之德臣憑藉睿略忝當戎政神機密運不待橫草之功天贊冥符恭承破竹之勢伏瞻廟勝速奉朝歡抃躍之情倍萬恒品不勝慶快之至謹遣僉人天官常選李佑別奏左衛長上校尉張德俊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條上謹言

神功元年孫萬榮破王孝傑詔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討之婁師德沙叱忠義竝為總管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欲棄軍走或曰虜無輜重以抄

掠為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
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契丹遂屠趙州會萬榮為奴所
殺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史所載事實如此露
布所稱不亦矯誣甚乎

為裴中丞代黃賊轉牒

柳宗元

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
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免之穴踰伏偷安憑孽狐之丘
跳踉見怪以為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隳犯王

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過師已期於
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
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
鬼誅之罪衆輕鬪蟻勇劣怒蛙縞矢當强弩之初孤豚
債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
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勦絕有時不索何獲某
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
倖切觀上略總帥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

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投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
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憊
於羽檄跂足惟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
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
千里國容不入屨且及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墳於左
闔即以日月全軍出次分道竝進所司戮力敢告同心
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
日浮為食固久容府揚中丞以義烈為已任勲襲太常

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為家風業傳彝器竝膺邦寄克達
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
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
徵則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
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勲
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
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鄰管以成犄角

讀姚州露布二篇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給賞然

一再讀意味亦只如此子厚此牒未嘗不麗未嘗不
艷然却不必如此矜炫此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王
駱也 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黃家洞叛討平之

豪士賦序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
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
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隕而風
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

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
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
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
之於時勢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
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
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氣暉其顧盼萬物
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
身外任出才表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

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
天可讐乎而時有衽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旌誓衆
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
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
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
所不久堪是以君爽快不快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
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
背非其然與嗟乎光於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

暱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
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
齒劔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
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
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
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
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
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

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
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陟危機將發而
偃仰瞪盱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
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
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
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
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
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

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
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
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
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
後河海之迹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
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
有寤云

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

焉罔不之悟而竟以敗

陸文定公云陸士衡豪士賦序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考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王文憲集序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諱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海內冠冕古語云仁

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
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受命
世體三千之茂典踐得二之庶幾信乃昴宿垂芒德星
降祉有一於此蔚為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
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
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沉鬱澹雅之思離堅合
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
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

倫異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
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
齒危髮禿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
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
未嘗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
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
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
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

之先告既襲主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
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
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
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
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於是
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
蓋嘗賦詩云稷卨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
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

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叅選昔毛珍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是以宸居膺

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
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
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儀備物奏議
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
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
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
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

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劔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

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皇
太子夙挺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
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
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
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叅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
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徒有自來矣以難知之
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
於茲拔竒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

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

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

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姦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

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
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
軍國豈直雕章縉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
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
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為如干卷所撰
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言不列於集集錄如左
南史儉本傳薨時年四十八此序年三十八按儉父
僧綽為元兇劬所害時方期歲明年為孝建元年計

至齊武帝永明七年正三十八史所書謬也明帝欲
毀儉母墓為元兇巫蠱事也僧綽本傳尚東陽公主
而儉傳及此文皆作武康巫蠱事中絕無武康名考
之齊書南史竝同不知何故聞見寡昧不足通知姑
記於此以問之識古者

陶淵明集序

梁昭明太子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忤不求者明達之用心
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

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
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
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
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馬
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
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
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
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

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鵲雛豈競鳶鵂
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甯喜之倫蘇
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
食五鼎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
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
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
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
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

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
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
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
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
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
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
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
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

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搔其
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
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
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
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七鬯之義存焉
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洎夏周

可得而稱啟誦而已雖徹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
闡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益好儒術或
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摘藻銅省集
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
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
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珪如璋不因琢
磨之義為臣為子寧待觀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
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辰總鄒魯之

儒墨徧綈紉於七閣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巖廊委咸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幾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歌案而忘怠況復迄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俶馳靈臺辟雍之疑禋宗祭社之繆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覈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衢樽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卿之道贊仲尼

之宅非賈誼於蘇林問蕭何於棗據區區前史不亦慙
歟加以學貫總持辯同無碍五時密教見猶鏡象一乘
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示有空
顯揚權實是以徧動六地普雨四華豈直得解纓須提
舍鉢瓶沙騰曇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
然為美人文以煥乎為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蟲
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
宴游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

諸文學博奕興詠竝命從游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
煒燿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
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
累為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
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脩今伯喈答
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
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
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

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
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
將一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職
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為一帙十卷
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
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玉臺新詠集序

徐陵

陵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

玉壁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
瑇瑁為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
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大家嬌
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家人俱言
訝其纖手閱詩明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
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
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箏篴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
家得吹簫於秦女以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

天山閼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鄰巧笑唯侍寢於更衣西
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馭婆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
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明蟬之薄鬢照墜馬之垂鬟反
挿金蓮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
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
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
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
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

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
琉璃研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蒲篋非
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葡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
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
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劒晨嚴銅鋪
晝淨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
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疎鐘勞宮中之緩箭輕身無力
怯南宮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

女為歡盡於百嬌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齒無怡神於
暇景唯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諷蘇微蠲愁疾但往世
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務連章無由披
覽於是然脂暝寫弄筆晨書選錄艷歌凡為十卷曾無
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也麗以
金繩裝之寶軸三臺妙札亦龍伸蠓屈之書五色花牋
皆河北膠東之紙高按鉛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
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禪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

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牕前新粧已竟方當
開茲縹帙散此絃編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如
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冒竇傳却老金丹之術不成固
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
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隋經籍志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起古詩古樂府盡
梁代

佛祖統紀載陵嘗聽智者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

念二不墮三塗三人中托生四童真出家五不墮流
俗之僧唐貞觀中生縉雲朱家年十六將納婦路逢
梵僧謂曰少年何意欲違昔誓因示其宿因少年聞
已不復還家即往天台國清寺投章安法師咨受心
要證法華三昧按孝穆於生死自在乃爾作此一序
不慮犯綺語戒耶因而推求之如宋之韓魏公范文
正張忠定司馬溫公王荊公皆鐵心石腸人而皆有
艷詞乃知彭澤閒情不足為瑕也

詩品序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
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屢矣夏
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
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
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

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
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
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
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
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
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
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

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
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故詩有六
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
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
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
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
躋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
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

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
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
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
淚盡文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
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
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
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固不愛好今之士俗斯
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

音雜體各為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
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觀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
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
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
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嶠觀王公縉紳之士每
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
澠竝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
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

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
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
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
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
者聯肩握珠者接武固以睨漢魏而不過吞晉宋於胸
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
均之於談笑耳

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天監中衡陽王引為朔寧記

室專掌文翰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各為詩評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照鄰

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
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
翰禮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綿聯於季葉
痛乎王澤既竭諸侯為麋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
狼之國秦人一滅舊章大愚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嶽之
高煙儒士投坑變蓬萊之巨壑樂沈於海河間王初睽

睠於古篇禮適諸夷齊叔孫區區於綿絕安國討論科
斗五典叶從史遷祖述獲麟八書爰創衣冠禮樂重聞
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
是為羣自此迄今逾千祀聖門論賦相如為入室之
雄闕里裁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
泉以安流鮑叅軍鶴翥文場代黃金之平埒臨曲臺之
上路面通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
青宜王孫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闕縫掖書生時通

驛騎坐蘭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
起欣然命駕弔曲江之隍淵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
三朝慶謁趨劔履於南宮五日歸休聞歌鍾於北里雍
容車騎屢動雕章嘯傲煙霞仍涵寶思奢不敗德笑金
谷之羅紈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芻布榮期三樂君實四
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君教訓子弟不讀非聖之書撫
愛家僮常恐名奴之辱婚嫁已畢欲就金丹輪蓋非榮
猶思道樹明霞曉挹終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團儻踐無

生之岼凡所著述多以適意為宗雅愛清靈不以繁詞為貴足以傳諸好事貽厥孫謀故撰而存之凡為若干卷云爾

照鄰字昇之范陽人為鄧王府典籤王愛重比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餌方士丹父喪號嘔丹出由是疾益甚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預為墓偃卧其中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

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按喬君無可攷唐公主列傳高祖女廬江公主下嫁同州刺史喬師望執文志有喬備集不知誰是

洛州張司馬集序

張說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

神作銅鈎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閨庭鄉
人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牀
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冢遺
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若
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
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襜
帷於天郡設鈎距於皇州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驚馬之
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署背之文繼軌前途遇物

成興理闕刑政咸歸故事之臺義涉歲規盡入名臣之
奏加以許與氣類交游豪傑仕邁夷險身更否泰昔嘗
攝戎幽易謫居卽雋亭皋漫漫興去國之悲旗鼓洵洵
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鶯遷樹隴鴈出雲夢上京之臺沼
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勢標
起寄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
金奏天然壯麗絳雲霞於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崇尚自
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

陽藻綴

張載字孟陽第協字景陽亢字季陽竝有才藻屬綴英華誤作楊

朝分南北運

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出豈止枏榴體物陳琳得以
示人鷦鷯寄辭阮籍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
傳之首入文場羽儀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葉桂林之
一枝彌廣源流荆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為盛典且如
承家舊德之基賓王歷官之序玉琯銅渾之數黃公玄
女之符落猿殪兕之巧顧鵲迴鸞之妙詳諸別傳可略
言焉某室邇蘭芬族聯棣萼荷千里之嘉獎接四友之

良遊謹撰令引式題前集七子賦詩期取類於鄭志一
家垂範庶齊衡於孔叢來日新文請諸君子起儀鳳之
後景龍以前凡若干卷列之如目

張司馬無可攷唐藝文志亦無此書名乃知當世歸
然巨帙不轉盼間化為冷風即名人之序不過木蘭
之櫝而已

上官昭容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彩無章黼黻文其麗是

知氣有噎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
先王以是繼天地究人神聞寂寞鑒幽昧文之時義大
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
華絕代敏識聰聰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
雲蜚如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
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
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
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寔啟之故毀家而資國運

將興也故成惠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
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
摻英獵俊埜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以無文為
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
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興主
之協贊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
宮閤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
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蹟

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彼令範代罕得聞庶幾
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挺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
則九圍挾纘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忙
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
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章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
心妄味九惠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
剪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
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

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挾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資授
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
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
亡憫凋瑄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
故事有命史臣叙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昭容名婉兒儀之孫儀坐死與母配掖庭韶警工文
武后命掌詔命嘗有罪當誅后惜其才而黥之中宗
即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昭容通武三思詔書推右

武氏節愍太子舉兵叩肅章門索婉兒太子敗乃免
婉兒勸帝引大臣名儒數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后
諸主衆篇竝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退而
心服是時內職皆聽出外婉兒至營外宅與崔湜亂
遂引知政事玄宗誅韋庶人斬於闕下有集二十卷
按昭容不祥之人也此文下語有斟酌可味

神龍歷序

李嶠

昔者龍負河圖八卦列明時之象龜呈洛字九疇開叶

紀之文青巖啟而六甲飛黃壤堙而五行缺故知乾策
遠坤符靈秘法效用常邀乎聖期研幾測深必貫於神
道皇軒於是乎合而不死帝皞於是乎推而致福自重
黎並命叔仲分官理八節而調四時部三元而齊七政
權衡度律在虞夏而兼脩正朔陰陽及殷周而備舉既
而王風版蕩戰國縱橫瞽史忘三家之言疇人失二官
之業履端闕而歸餘壞攝提差而孟陬殄廢時亂日非
直義和酒淫亡甲喪子豈唯商辛暴虐漢興草創肇謀

紀綱而方士異詞天官橫議張蒼從甲乙之術未叶變
通鄧平用丁丑之元旋聞疎闊當塗圯隔典午陵遲戎
狄升僭偽之壇寓縣乏神祇之主三辰九野壓析景而
分躔二象七衡孰當期而合度建元高而不競沿木火
而無譏興百代之闕文復千齡之大統匪我昌運疇能
離此國家草昧區夏權輿品物萬方同會獄訟之往河
南五緯運謀神靈之入東井然玄珪受命紫籙登樞回
玉斗而察璇璣把珠囊而膺歷數勤於水土大禹之平

滌山川禮乎方圓高辛之迎送日月應天神龍皇帝大
橫纂極元良繼體乃神乃聖三王接袂而扶轂允武允
文五伯連衡而擁篲於是乎東明捧日西掖占風南震
雄王之屢北清驕子之落粟同水火人類胥庭犴圜徒
施干戈不用上庠講道而宣化比屋畊田而鑿井功成
理定之業協律登歌疇德瑞聖之符陳郊謁廟萬官咸
事百度已康猶且存省闕遺徵求典故以為欽為歷象
哲后之恭天事神敬授人時明君之勸農闢土自麟德

創紀四十餘年雖斗憲未移而渾儀漸變蔡伯喈所謂
術無恒是洛下閎所謂歷後當差昔太初肇規使易高
皇之制元和新造旋移孝武之法因時通變厥有前聞
爰命典司更從刊正金紫光祿大夫行秘書監駙馬都
尉上柱國楊慎交鍾鼎貴遊山河寶氣赤泉疏社軒裳
接於五公朱輪贈言翰墨連於七子資玉環之舊德擁
金埒之新慶簫吹鳳管朝昇鵲之樓漸疑閱龍章暮
下麒麟之閣臨西山典籍之府總東壁文章之事九源

百氏之說盡入胸襟六家三統之書咸歸掌握永言董
率實竚詳明左散騎常侍兼脩國史上柱國陳留縣開
國公柳冲望重簪纓才高瑚璉家風推其直道帝範籍
其謨明吐白鳳而草玄言垂紫貂而步黃閣叅司國典
時望允諧副掌天書朝寄斯在鎮國大將軍右驍衛將
軍知太史局事迦行志中散大夫守禮部侍郎上騎都
尉嚴善思正議大夫行太史令上護軍傳志忠等或禮
閣兵鈴以賢才而入用或天門地理緣道術而見知皆

學富偃章藝超甘石窮神盡智之妙閤落銅丸測遠窮
高之方懸裁玉表朝請大夫行太史局令瞿曇悉達朝
請郎行司歷徐保文承議郎行司歷南宮說等或善分
天部或工言算法稽長短之效無煩於驗讖被圖察休
咎之徵非假於登臺上庫凡此衆哲各承朝委悉達等
則專司課務據覈其真志忠等則監共討論用裨其闕
雖異禮而各術竝用心而合契於是精研六位遍考十
端立東西之定儀採南北之遺事會數於天九地十起

元於子二丑三追日暮之行按星分度以推四時之
發生以步三元之盈縮然後分至啟閉無愆於玉衡弦
望躔離必應於銅史纔窺幽室已見飛灰雜候清臺仍
看合璧追論古法師驗前章八十一寸為日分徒言精
密六百八年為歲紀終非允當歷祀之所紕繆異端之
所穿鑿莫不裁之繩準格以銓衡究天道之精微開日
官之軌憲容成再出不能添忝累之功壽王重生無以
議分毫之失豈比夫時乖兩閏始載鄒人之語亥有二

首方聞絳老之年序臨安寧歲次強園皇帝撫天下之
三載也珍圖改御寶歷初調授以丹鳳之官頒以玄鳥
之署候耕耘之節非藉杏花亶昏夕之期詎須莫葉參
幽明而制術邁古今而垂範玉儀既正金鏡逾明知聖
祉之無疆識懷生之永大元符允合可以觀天地之心
能事畢甄可以為帝王之式盛矣美矣無得而稱紀次
勒成名曰大唐神龍歷云爾

地志圖序

呂溫

廣陵李該博達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
歷世浸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
聖之制黜諸子之序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
務該暢從體要倬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
昭啟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
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
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
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乎畎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

要荒蠻貊禹蹟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牕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蹟於區外又不可竝軌而論勞逸也且

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訓道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脈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覩窮邊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見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

乎得失諸侯於是鑒於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歎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唐書藝文志無此書名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

綸紼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肩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寔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

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
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
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
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微寢長下於魏晉亦代有
其人我高祖草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
公文本興馬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
立於玄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
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

忠公翱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寔惟其功
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
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
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
士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
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度每彤墀奏罷
別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
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

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
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
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
述職河朔脩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
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
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
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
讚天街之北獫鬻攸居因饑憑陵怙衆強掣嚴之以刀

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
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
霆既震犬羊遂潰虎賁披抉腥羶解離遁其名王復我
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
瘡痍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臧獲
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叙
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祗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
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

不朽之勲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
碑洛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
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牙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
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拒
君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脇倚山東豈可行
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
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
常山勁卒是為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

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泝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於道

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啟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
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
之圍棋尚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我捷砥
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袁紹之頭顱二塚葬蚩尤之
肩髀懽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
勲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
陽之勅宗英可汙獻琛輸責越自絕域通於本朝文畢
伯士之肩呼韓鹿蟲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辯而

拜甘泉竝垂於冊書光彼明命公於是有諭迴鵠之命
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
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籍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
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
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
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
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袞當乙夜觀書之際
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賦洞簫而諷於後庭聞

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耶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叙名實藻縟文采類於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

梁生叩封禪之書於天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樂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於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讚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

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惴幾
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脩濫辭讓不及
因齋潔以叙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
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
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鑠火走膚脈如陽春高
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獫狁黠虜之
為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雕鷲不傳之以馳騁驂騑
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

於司寇師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
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
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
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
伐而不知儒術枚舉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嚴廟自是
已降其類實繁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
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於厥躬慶是
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雒品彙之應龍人倫之

姬旦後之學者其景之

文苑英華載衛公集序凡二其一即是篇其一為李商隱代滎陽公作中間十同七八但首尾迥異今一品集及文粹皆用此篇當是商隱代作後或經亞改定耳二作相較此篇似為有體故錄之

李公集有與鄭中丞書所謂公書至自洛者是也今此序全本其意

又玄集序

韋莊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
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少繁絃九變大獲
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
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
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領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
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
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徵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錄
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濶任歸東海總其記得者才子

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
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
擊鳧氏之鐘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
合壁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雷雲湧起役鬼
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
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慚乎鰓腸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
然則律者既採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強識淄澠之
水左太冲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

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
遺研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
赴海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是其槿梨橘柚昔
姚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
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麗水而神疲
魚兔難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精花
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後昆
採實去華俟諸來者光化三年七月二日前左補闕韋

莊述

莊字端已杜陵人見素之後疎曠不拘小節李詢為
西川宣諭和協使辟為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
建建辟為掌書記尋召為起居舍人建表留之後為
建偽平章事○又玄集凡一百五十人詩三百章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

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有宋函
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睿文
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
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
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
酌之於故實太子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
官采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蘋莖

素纈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
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
卉服之酋迴面受更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間出警蹕清
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
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
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
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
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

左關巖陞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松
石峻崦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
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筵帷接枅閤水環階引
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睂緹騎搖玉
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於行所禮也既而
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紅旗委旆肴簌芬籍觴
醪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鈕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
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

御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
袷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
提百福布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
總駟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臨慨豐宮之不縣方且排
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竝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
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延之字延年與謝靈運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
帝嘗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

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
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
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
之阿然窅渺寂寥其獨適者也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
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
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

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
歸草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太垺
之慚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
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
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
川設聖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
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晷略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
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難名垂靈圖而非泰

涉孟門其何險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
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出龍
樓而問豎入虎闥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
海若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
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
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弗斯皇室家君
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
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

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過軸之疾已消興廉舉孝
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於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
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辯氣朔於
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
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
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茂
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者年闕市
井之游稚子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景清夷侮食來

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髻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
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
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仞郊虞甌牘相尋鞮譯
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轡轡之轍
綏旌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
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
枝植歷草孽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

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
於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
和樹草自落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
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
地輿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膺膺尚於
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而經處揆
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
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

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邐迥潺湲徑復新萍
泛沚華桐發岫雜禾采於柔荑亂嚶聲於綿羽禁軒承
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
辨色戒道執爰展軫效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
鑣九旂齊軌建旗拂蜺揚葭振朱魚甲煙聚貝冑星羅
重英曲瑤之飾絕景追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
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
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

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侑陳階
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召鳴鳥於弇州追伶倫
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闋羽觴
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燕之在藻知
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
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融嘗為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景高問云在北聞
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寶願一見融示之後日弁謂

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
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
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庾信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
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之前猶驂
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
亂定三危之罪雲紀御官鳥司從職皇王有秉歷之符

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皇
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通乾象之靈啟神明之德
夷典秩宗見之三禮夔為樂正聞之九成克已備於禮
容威風總於戎政加以卑宮菲食皂帳綈衣百姓為心
四海為念西郊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彌迴天眷兵
草無會非有待於丹鳥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燕銀甕
金船山車澤馬豈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二氣同
為景星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鳥戈黃皮驗東風而

受吏於時玄鳥司歷蒼龍御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
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平閭闔開而勾陳轉
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
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雖行袞襖之飲即用春蒐之
儀止立行宮裁舒帳殿陞無玉甃既異河間之碑戶不
金鋪殊非許昌之賦洞庭既張承雲乃奏騶虞九節狸
首七章正飾五彩之雲壺寧百福之酒唐弓九合冬幹
春膠夏箭三成青莖赤羽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

埽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驕驕海西侯之千里
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鐘鼓震地埃塵漲天酒以壘
行肴由鼎進彩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太史聽鼓
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
納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忻者也既若木將低金波
欲上天顧惟穆賓歌惟醉雖復暫離北闕聊晏西城即
同鄴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小臣不舉奉詔為文以管
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概

捫虱新話云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當時無賢愚皆以為驚絕然余觀庾信
馬射序已云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則
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及觀歐陽集古錄隋德州長
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
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遠甚

螢火賦序

駱賓王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繫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終

悽然客之為心乎悲哉秋之為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
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防嗟乎綈袍匪舊
白首如新誰明公治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
作達旦不瞑覩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夫類
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
而吳石鳴苟有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況乘時而變
合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憊信
也與物不競仁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

沿情而動興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爾
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羊
吳得石鼓或教刻桐木為魚形扣之鼓乃鳴

在獄詠蟬詩序

駱賓王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
知同殷仲文之古樹聽訟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
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常聞豈人心異於
曩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

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僂都羽化之
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為變審藏用之機有
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
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
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微縲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
衰聞蟋蟀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
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洽物應哀弱羽之
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

爾

是編槩未及詩賦此二序乃耦語之雋者謹以昭明
豪士例入選賓王繫獄史書不載而集中屢見譚友
夏批清畏人知句云用來說蟬妙絕此語極具眼大
率古人成句皆然正用則板矣

七日綿州泛舟詩序

盧照鄰

諸公迹寓市朝心遊江海訪奇交於千里惜良辰於寸
陰常恐辜負琴書荒涼山水於是脫屣人事鳴棹川隅

言追挂犢之才用卜牽牛之賞邊生經笥送炎氣以擢
纓郝氏書囊臨秋光而曝背似遇緱山之客還疑星漢
之游願駐景於高天想乘霓於縮地繁絲亂響涼盃時
斟戲翔羽於平沙釣潛鯉於曲浦乘流則逝不覺忘歸
咸可賦詩探韻成作

登秘書署閣詩序

楊炯

若夫麒麟鳳凰之署三臺四部之經周王羣玉之山漢
帝蓬萊之室觀星文而考南北大衆入於璣衡披帝冊

而質龍神負圖出於河洛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
謨劉向沈研揚雄寂寞之士於茲翰墨馬融該博傳毅
文章之才此焉游處莫不出言斯善有道則尊黼黻其
德行珪璋其事業心同匪石達人千載之交手握靈珠
文士一都之會陶泓寡務紬素多閑命蘭芷之君子坐
芸香之秘閣徒觀其重欄四絕閣道三休紅梁脩柱金
鋪玉碣平看日月唐都之物候可知坐望山川裴秀之
輿圖在即虹蜺為之回帶寒暑由其隔閣豈直崑崙十

二瀛海千尋西州有百尺之樓東國有千秋之觀於時
五行金王八月秋分風生閭闔之門日在中衡之道煙
雲悽慘白露下而四郊空林野蒼茫青天高而九州迴
登山臨水無非宋玉之詞高閣連雲有似安仁之興列
芳饌命雕觴扼腕抵掌劇談戲笑假使神仙可得自蔑
松喬富貴在天終輕許史登高作賦羣公陳力於大夫
聞善若驚下走自強於玄晏輕為序引綴在辭章

烟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遷詹事司直坐從弟神

讓與徐敬業亂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
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卒於任

遊雲門寺詩序

梁肅

上德與汗漫為友無江海而閑其次則仁智相從有山
水為樂故合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游道同趣吾徒
為雲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誼命我
友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泝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
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瀾反策閑

原遞杳靄而歷嶇嶇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於雲門觀
其羣山疊秀秦望拔起五峰巉巉列壑沈沈上摩碧落
旁湧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蓄為澄潭涵虛鏡徹鳴瀨
玉漱泠泠之聲與地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
聽之不足則凝思宴息恍焉疑諸天樓觀列在咫尺庭
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境坐聆法音合漆園一
指之論詣淨名無住之本萬累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
為弱喪輕世界於棗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獎故也昔

之遠公紀廬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羞乃各為詩以志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肅字敬之一字寬中建中初中文詞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重其才授右拾遺脩史以母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崔恭序其集謂公

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硜硜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為
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掛口故鮮通人事

晚春崔中丞林亭會集詩序

梁肅

德充則體和道勝則境靜抑常理也前左馮翊崔公意
遺富貴跡叶幽曠與浩氣為徒故不導引而壽以善門
為事故無江海而閑春池始平芳草如織乃啟虛館延
羣賢鳴琴濁酒以侑談笑搴英翫華以賞景物脩竹滿
嶼以環合紫藤垂地以縈結地有滄洲之趣鳥無城郭

之音信上智之高居人間之方外者也於時衆君子飽
公之和惜日不足顧相謂曰夫養正在我叙位在時今
朝廷虛老更之席以待園綺公實舊德行將論道不暇
焉可晦而息乎蓋詩可以興可以羣蓋歌詠之以志斯
會且用祝公以君子萬年受茲介福焉爾

題致仕武賓客嵩山舊隱詩序

顧雲

賓客諱攸緒則天皇后從姪也天授中封安平郡王遷
殿中監出為揚州大督府長史聖歷中棄官隱居嵩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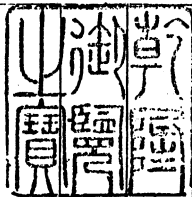
避榮寵也想其始來捫危選勝駕迥裁基鈿走伊波控
隱士飲牛之渚螺排綰嶠對仙人駕鶴之峰移紫府之
全模寫清都之勝槩王桃植砌董杏栽壇帳合蘿高床
平石古飛流界練貫幽響於風湍曙景張屏掛清光於
露壑時或春花發盡秋雨晴初虛籟調風斜牕印月吞
露華分漱煙液而樂天和吟酒賦分唱吟歌焉知帝力
及龍圖去呂龜鼎還劉中宗皇帝方欲訪道崑巖鳴鸞
茨岫遙飛鶴版親授蒲軒扣蓬藿之荒扉遠徵枚乘掃

皋夔之右席強走嚴陵莫不黃屋翹襟高霞疊夢由是
輕鷗出浦明月離雲纔拜宸堦旋登甲觀以公嘗棲洞
府不喜塵機雖當掛珮垂紳愈若投羅觸罟及飛章上
闕雪泣辭天帳祖席於青門轄仙裝於紫陌乃知飛霜
匝野冰雀留不死之蠶烈日熒溟珠岫有不枯之草故
能振清風於戚里飛逸駕於雲逵宜乎與祿產分鑣夷
齊結轍比夫吞腥咽腐懷祿偷安者不亦優乎今則八
桂森闕五芝零落立松崖而盡日不見王孫掃石壁以

題詩別招逋客豈無來哲能紹玄蹤聊剖短章用旌高烈時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廣孝皇帝御宇十二歲也龍集辛卯律中林鍾十二月丙寅題

攸緒生平有二快事武氏以威福奔走天下天下豪傑不為所餌則為所除攸緒於此時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不獨不受官爵即賜與器物皆置不用此一快也中宗復辟忘大仇縱孽后天下豪傑又靡然從其養乃召攸緒議行問道禮詔見

日山陂葛巾不名不拜攸緒冠帶伏入舍人贊就位
竟趨常班再拜此二快也常恨唐之子孫不肖不能
盡殺武氏噫如攸緒者豈可殺乎



四六法海卷九